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八 起神爵元年  
盡神爵三年

中宗孝宣皇帝中

神爵元年 以神爵降  
年紀元 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

河東祠后土上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

時以方士言為遠飲劍廣玉霄壁周康觀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

又祠太室山於鄒魯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水井於漁門又立

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人神於曲城

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之梁山於腫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

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鄆則有

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又立五龍

山仙人祠及濟南天神聞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醮祭而致後

帝原水凡四祠志載其形青綠異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鷄如舊日金形似

馬碧形化雞水經注曰周同之神有金馬碧鷄光景倏忽於是

遣諫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使為

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

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

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千將千將吳寶劍名閭廬所鑄使離婁督繩公輸

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若般性巧者也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

潤者工用相得也唐人之御驚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

及至駕馭却驂藥旦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却故曰藥旦王良執靶

張晏曰王良無愧字伯樂晉灼曰馳謂警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無恤郵良劉無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馳騁路是祿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觀音

把韓哀附輿

應劭云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吏云韓哀韓哀族也時已有御此有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則著御者

耳非始作也

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遒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

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

煖即何煖字

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昔周公

躬吐捉之勞故有圉空之隆

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資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而刑措不

用故圉國空虛也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

公桓公不內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內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屈無幾限明自遠而至齊遂以霸師

古曰九九計數之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

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愴忱則

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

太公困於鼓刀

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以干湯也鼓刀者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也

百里自警甯

子飯牛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處亡而鬻傳需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

客南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曰白石欄生不逢堯與舜彈短布單衣適至解從吾飯牛昔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遂召與

語悅之以爲大夫○軒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音岸州音幹博音迫

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離蔬釋蹻而享

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

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螭蟀俟秋吟蟬蛩出以陰

孟康曰蟬蛩渠略也

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好蛩甲蟲也好數聚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舍人曰南陽以東曰好蛩渠宋之閒曰渠略郭璞曰以結蛩身

秋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於土中朝生暮死精好噉之陸機疏云蛩蛩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

○蟻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卦九五爻辭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音由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眾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

故世平主聖俊艾將

自至

艾讀日父

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

鍾管均日二十四條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選臣瑣曰禁辭云

鼓琴不聞其能擊鍾也陶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瑟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謂為鍾常依習育耳○漢書第逢問子琴

烏號師古曰蓬門苦射者即蓬萊也應劭曰楚有柘桑烏栖其上枝下苦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烏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頰稱拔號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補註烏號良弓名故烏見之而啼號注所引俱無謂○逢音

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嗒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太平之責塞師古曰塞滿也優游之望得休徵自致壽考無疆

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慶

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响噓皆開

口出氣也僑王喬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响音吁眇然絕俗離世

哉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京兆尹張敞亦上疏諫曰願明

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

興也上由是悉罷尚方待詔

此尚方非作器物之尚方尚主也主方藥也司馬相如大人賦詔朕伯使

尚方即

是也初趙廣漢死後為京兆尹者皆不稱職市師寢廢長安

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張敞敞以為可禁乃以為京兆尹

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闔

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

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盡切受署敞皆以為吏

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祕吏坐里閭

閱出者汗赭輒收之

赭音者

一日捕得數百人由是枹鼓稀鳴市無

偷盜敞弟武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囊橐號稱難治敞問武

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敢言敞使使逆至關戍吏自問武武  
應曰馭黠馬者利其術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  
冠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  
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  
惡輒取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  
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焉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  
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而拊馬便面所以障面扇之類也又爲婦畫眉長安中  
傳張京兆眉撫爲有司所奏撫育上以問敞敞對曰臣聞閨房之  
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亦終不得大  
位 上頗修飾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  
夫王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



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敝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

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世俗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

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

晉灼曰要天子

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則曰承翁主尚與承皆卑下之名也

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

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

以貪財覆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

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

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無益

於民此伐榷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

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

不造瓊瑤

爾古曰瑤者刻鍊為文○瑤音篆

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

之然也上以其言為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義渠安國

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無所信鄉

恐怒且恐且怒也無所信鄉不信漢不無漢也遂劫略小種背叛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

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屯備羌至浩亶浩亶縣屬金城郡有浩亶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

湟水師古曰浩水名也專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見

鸞在門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閘門河蓋疾言之浩爲閘耳杜

佑曰浩亶縣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又曰廣武縣西南有漢浩亶縣故城浩亶有告門允吾有浩街爲虜所擊失

亡軍重兵器甚眾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

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

曰將軍度羌虜何如常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

臣願馳至金城昭帝元始六年置金城郡唐蘭鄯廓州地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爲攻討方略

也奏上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

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六

月有星孛於東方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

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度輒營陳立營陳則虜不得而會

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

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

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隄中無虜文新曰金城有三隄在南六百里餘古曰

山峭而夾水曰隄夜引兵上至落都隄度曰落都山名也據水經

四望者隄名也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

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隄中甘塞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

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

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

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

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欲請壹鬪而死可得邪言充國持重不戰羌欲壹

鬪而死不可得也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

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金城西部都尉也

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告諸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

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

時竄能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女子及老弱千歲

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其疲

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

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

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

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  
劉昫曰漢金城郡之金城縣罕羌所處也後漢置西海郡晉乞伏  
萇既都於此唐爲蘭州五泉縣余據漢書羌豪鮮水海地於王  
莽時西海郡即此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  
鮮水山蜀北流注于徐吾非此鮮水也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  
充國令議之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入  
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  
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隄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  
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  
非至計也先零首爲叛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彼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冊  
欲捐罕开開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  
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

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付

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強弩將

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

充國曰璽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羌

人當猶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

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斛糴東數士轉輸竝起百姓

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其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

畜產牛羊之屬食謂穀麥之屬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

或曰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蓄積多賊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師古曰皸瘃也

皸瘃也軍疾苦又音卓甯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

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

引兵竝進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川兵深入敢戰者吉勿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拜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拜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爲寇師古曰謂阻依山罕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拜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



而罕羌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脛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人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涼水道阨陋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速今行太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

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

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

我矣蒙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

服虔曰靡忘羌姓名也

充國以聞未

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

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

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以自營爾

非

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

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脰寒泄將軍年老

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

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寔卽疾劇畱屯毋

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

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叩

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  
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  
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  
虜得至是耶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自遣  
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入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中丞農羅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羅百萬斛乃得四  
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逆失之豪  
釐差以千里是旣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  
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  
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  
二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蓁一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人

不解徭役不息恐生他變爲明主憂誠非緊定廟勝之冊且羌易  
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  
疊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鄯亭多敗壞  
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天少六萬餘枚皆在水次臣願罷騎兵  
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  
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鄯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拾  
水運木而下也治  
湟隄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師古  
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  
營田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匹  
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  
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卽  
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熱計其便復奏充國

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

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

薦草師古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

兵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

期月而望虜羌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

輩如酒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此坐

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

日一校吏士萬人畱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

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

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

也

繼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

金城郡其西北面塞外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

先所伐材繕治鄯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塞危微幸不出令反畔

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痲廕之患

師古曰廕謂因寒疾而墮指者

坐得

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

不令虜得窺聞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并不并

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

河南也使生宅變之憂十也治湟陁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

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

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

大費既省

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閉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

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

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下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

黃帝通鑑補卷之十六 漢紀十九 十一 思漢校

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

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

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

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

千五百餘里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眾攻之而不能

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

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圖具燒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

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

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

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

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

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

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

不苟勞歛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

兵可也卽今同是

論古曰言機不能止小寇盜

而釋坐勝之道從棄危之勢往

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以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

出還不可復留

言大兵出塞而還人有歸望志不可使復留屯以銷羌

渙中亦未可空如是徭

役復更發也宜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

我不虞之用以贖一隅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

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嫌得避嫌

之便而亡後咎餘實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

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



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

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

師古曰係任也

上於是報充國

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

上畱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收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亦以破羌

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

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

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畱屯田大司

農朱邑卒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鄉桐齋夫廉平不苛

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故吏民愛敬焉舉官大司農邑爲人

情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張敞遺之書勸以進賢邑

用其言多所薦引邑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供九族鄉黨家

無餘財上以其循吏閔惜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已

病且死鴈其子曰我死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祀我不如桐鄉

民其子從之桐鄉民果爲之起冢立祠歲時祭祀不絕是歲以

前將軍龍頤侯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首下令比三歲鈔

盜何奴殺略數千人何奴遺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史言何奴漸衰

辛神邊二年春二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附注案叶國

種分五色爲瑞者一爲妖者四東方曰發明鳥喙大頸大翼大脰

身仁戴智嬰義膚信負禮至則喪之威也南方曰焦明長喙雞翼

員尾身義戴信嬰禮附仁負智至則疫之威也西方曰鵠鵠鵠喙

員目身義戴信嬰禮附仁負智至則疫之威也北方曰幽昌銳目

小頭大身細足蹙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膚仁至則旱之威也中央曰鳳皇惟此爲瑞應

夏五月趙充國奏

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

溺河湟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

千人

定計以定  
數計筭也

羌靡亡等自詭必得

師古曰詭責也自以  
為憂責言必能得之

請龍屯

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振整也旅眾也  
言整眾而還也

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

鄧展曰浩星  
姓賜名也

眾人皆以破耗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

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即自服矣將軍即見宐歸功於

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

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

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

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

軍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其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

自非人  
名也

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亡皆帥煎鞬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

考異

口實紀五月羌斬猶非楊玉降充國傳五  
月奏罷屯兵秋羌斬猶非楊玉降今從他

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

帥眾王餘皆為侯為君

韓留且種二人為侯見車為君勝初置為青兵侯夏兒為君勝忘為戲牛君

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

護羌校尉之官始見於此范曄曰漢武帝時諸

羌與匈奴通攻令居安故關抱罕與李息徐自為擊定之始置護羌校尉

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

弟湯

四府丞相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併後將軍府為五府

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

蠻夷不如湯兒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免

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醕羌人

師古曰醕即醕字也醉怒曰醕。醕音虛去聲

羌人反畔卒

如充國之言初武賢在軍中時與充國子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

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

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

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充國上書告中郎將卬泄省中語下

吏自殺京兆尹張敞以羌虜雖破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

邊郡贖罪以豫備百姓之急蕭望之等議以爲民所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令民以粟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貧人父兄因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時亦以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做謹司隸校尉魏郡蓋寬饒

百官表司

隸校尉則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皆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宏農師古曰以掌徒隸而巡察故剛直公清數千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

武帝遊宴後宮

明宣帝因之遂基恭顯之廟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

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

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爲寬饒怨謫下其

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旨意欲求祿大逆不道諫大

夫鄭昌慙傷寬饒忠直愛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

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

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

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

確也張張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

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九月下

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眾莫不憐之寬饒字次公明經

爲邵文學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爲諫大夫劾奏張安  
世父子左遷衛司馬未出殿門卽斷其單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  
長劍躬案行士卒廩舍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  
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  
皆叩頭自請願復閏其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帝甚嘉之累遷爲  
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  
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向特坐許伯自  
酌曰盍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  
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  
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者皆大笑寬饒不悅仰視屋而歎曰美  
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因

起趨出効泰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徹寬饒爲人有  
高節志在奉公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又數上  
書諫諍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與書曰自古之治  
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匡拂天子拂音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  
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  
以成君之過君不遠遵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竊爲君不取  
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  
言聖人擇焉寬饒不能用故及於禍匈奴虛闕權渠單于將十  
餘萬騎旁塞獵欲入邊爲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  
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



邊九郡備虜

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雁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餘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節之豫

充國傳書此事於征羌之前通鑑因匈奴內亂書於此以先事月餘單于病歿血因不敢入還去

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初虛

閼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閼氏

事見二十四卷地節二年

顓渠閼氏即與右

賢王屠耆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

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川事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

至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為握衍胸鞬

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

應劭曰耳孫元孫之子也言去其高曾益遠但

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

王元孫之子耳孫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鞬單于云烏維單于

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

應劭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元孫元孫之子為來孫來孫

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己之數是為八葉則於晉說相

國仍耳費相近蓋一號也但庚氏唯存古  
名而計其業數則錯也○胸鞬音助提擢衍胸鞬單于立凶惡

殺刑未決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

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既不得立音亡歸妻父

烏禪幕烏禪幕者本康居烏孫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

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

日逐王先賢揮音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

姑單于許立之事見二十二卷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

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欲降漢使人至渠犂

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驅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

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小王將者以裨小王將兵者也一日匈奴

二十四長為大王隨吉至河曲黃河干里一曲此頗有亡者吉追

將其餘為小王將當在金城郡界

斬之遂將詣京師將如字領也挾也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

事見上卷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

護之置自吉始焉師古曰故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上封吉為安遠侯吉於是中

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遠近均也考異曰百官表曰西域都護加官地節二年初置蓋

誤以神爵為地節也西域傳又云神爵三年亦誤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烏壘城與渠犂田官相近陽關在敦煌龍勒縣西宋白曰伊川伊吾郡漢伊吾廬地宣帝時鄭吉為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即此永平末即此地

置宜禾都尉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西域諸國故皆匈奴值僕都尉由此罷西域諸國故皆匈奴

西邊日逐王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犂聞賦稅諸國咸服於漢故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

僮僕都尉罷僮僕都尉罷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握衍胸鞬

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荷堂為日逐王為朔胥堂立為烏孫昆彌

屠書即于張本

烏孫昆彌

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

元貴靡定主解憂長

男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昨絕匈奴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

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

謂本始二

年咸同奴也

又重絕故業

傳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匈奴婚親也

乃以烏孫主解憂弟相

夫為公主盛為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燉煌未出塞聞翁歸

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泥靡為昆彌號狂王

本約見二十四

卷本始二年

常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惠馳至烏孫資讓不立元貴靡

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烏孫持兩端難約結今少

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徭

役將興天子從之徵還少主

考異曰烏孫傳蕭何在元康二年望之傳云神爵二年按元康二年望之

未為鴻臚蓋誤以神爵為元康也

關內侯蘇武卒帝之立也武亦與有謀焉故

賜爵帝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子弟故人家不餘財武年老子元前坐燕益事誅死上聞之問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聞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通國後隨使者至上以爲郎武至是以病卒年八十餘

神爵三年春三月丙辰高平憲侯魏相薨夏四月戊辰以丙吉爲丞相 秋七月甲子以大鴻臚蕭望之爲御史大夫 八月詔

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

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

考異曰宣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章昭曰若食一石則益五十

荀紀云益吏百石已下俸五十斛蓋以十五難曉故改之然詔云已下恐難指五十斛也

是歲以東郡太守

韓延壽爲左馮翊始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聲會吏民

之後

講會吏民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

俗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

百姓不從乃歷召鄉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

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

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

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實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

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偽物出師古曰偶謂土木為之象其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于市之道上也黃霸代延壽

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

其賢士以禮待用席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師古曰

庠序之舍也

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

周禮地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訓

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

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

漢諸郡以八月都試講武事也如舊曰

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

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五長

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

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

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

輒聞知姦人不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延壽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欲出行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及還門卒常車頗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

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由自達故代卒延壽遂舉用之其納

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爲馮

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高陵縣屬左縣馮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

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

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賢長吏謂縣令丞也德德志志縣縣

有諸夫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

三老掌教凡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

式者皆扁表其民以興善行賢曰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

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

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

莫知所爲令丞三老奇夫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質

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

前古曰移酒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又讓兄故云相移延壽大喜開閤延見納酒肉與相對



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

勞謝令丞以下引見慰贖郡中欽然草不傳相敕厲不敢犯

飲育

延壽恩信用偏二十四縣

馮翊統高陵櫟陽翟道池陽夏陽衙門邑谷口遼旬鄠頻陽臨晉重泉郿陽殿

輔武城沈陽襄德徵雲陵萬年長陵陽陵雲陽共二十四縣○厥音對翻音羽又音許莫敢以辭訟自言者

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匈奴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禰慕

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韃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爲奧韃王留

庭○唯單于庭也奧韃賁人共立故奧韃王子爲王與俱東徙單

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九

起神爵四年盡黃龍元年凡十年

中宗孝宣皇帝下

神爵四年春二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稔穀賤農人少利 時穀石五錢所用穀賤傷農者也 故事

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

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

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買而糴穀貴時減買而糴名

曰常平倉詔行之

常平倉始此罷置取壽昌奏立常平倉上封爲

神爵四年河南河丞義已對太守嚴延年稱說壽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則知壽昌之奏立常平倉始於神爵四年至五鳳四年朝廷行之五歲民甚以爲便故封以爲關內侯耳今移置立倉事于延年未棄市之前則丞義之言方爲有據而封侯之事仍載之五鳳四年又與帝紀相合也

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

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王以霸治行終長者夏四月詔曰潁

川太守霸宣明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

者讓畔道不拾遺譽視饒寬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

向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

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

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五月匈奴單于

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

師古曰呼留若者王之號也勝之其人

名考異曰匈奴傳擢衍脫疑單于立復

修和親道弟伊魯苦王濟  
之入漢獄見卽謂此也

冬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 河南太

守嚴延年棄市先是延年爲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  
舉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  
莫敢與牾咸曰甯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  
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  
年至遣掾蠡吾趙緇按高氏得其死罪緇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  
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  
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夜入晨  
將至市論殺之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覓其姦誅殺各數  
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豪彊竊息野無行盜  
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彊

侵小民者以文內之眾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  
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延年爲人短小精悍  
敏捷於事吏有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向之出身不顧以是  
治下無隱情然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  
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  
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是時張敞爲京兆  
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  
諭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韓盧六國時韓氏  
而下獲免也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  
咽喉二周餘弊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  
黃霸在潁川以鳳皇數集郡界蒙褒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

爲守喪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置河南界中有蝗蟲府丞義出行

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

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

得權此義年老頗倖師古曰甘心張賊也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賞與

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

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師古曰取告取休服也上書言延年罪名

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百官表御史大夫有

兩丞秩千石得其語言怨望誹謗政治數事十一月延年坐不道

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風俗通引禮傳曰夏曰嘉平臘曰清祀周曰大蜡漢

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新故交接大祭以報

功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高堂陸曰王者各

以其行之盛禮以其終歲水始于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

以子丑辰臘火始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卯戌臘

本始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祧金始于巳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祧土始于未盛于戌終于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祧師古曰建丑之月爲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到雒陽適見報因師古曰奏報行決也原父曰檢尋前後兩謂斷決因爲報耳非奏得報也如今有司書以罪長史判準斷是所謂報也 母大驚便止

都亭不同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

愛教化有以全安恩民願棄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

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舉正臘師古曰畢

正臘謂臘及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

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兒昆弟宗人

復爲言之後歲餘延年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延年兄弟五人

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姬 匈奴握衍胸鞬單

于暴虐好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譏左地貴人

左地貴人謂左

谷蠡王以下至左

大富戶統兵者也左地貴人皆怨會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

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  
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  
水北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  
攻我若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  
死若處無來汙我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  
右賢王所都隆奇本立握衍胸鞬單于故亡其民盡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  
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  
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  
王其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



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

蠡王少子姑督樓頭爲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

屠耆使二子守單于庭而身西還也

**〔中〕**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皇太子冠

考異曰按宣紀太子冠在此年

而荀紀於元康三年疑二疏去位時已云皇太子冠至是又重複言之蓋誤也

秋七月匈奴屠耆單于

使先賢揮兄右奧韃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

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

立爲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

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韃王聞之卽自立爲

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

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

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其并力尊輔車

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

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

耆單于即引兵西南留關敦地關敦音頓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

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

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句

子也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爾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

服孝子諡足以勸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仲

約為兄弟此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

直自為弟耳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

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

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

盛也上從其議 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韓延壽代蕭

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與丞相

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

問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己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己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延壽聞之即部吏案

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左馮翊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師古曰望主其

儀主養牲皆所以供祭祀也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

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

之遣御史案東郡者真得其事實言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

車畫龍虎朱雀延壽衣黃紃方領駕四馬傳總傳總者以提建轡

檠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建檠戟五騎為伍分左

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數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數眺

楚歌

嗽音

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隄羅

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整居馬上抱弩負簡

參音蘭音開

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又取官銅物俟月食鑄刀劍鉤鐔效尙方

事

據劉向傳上令典尙方鑄作事尙古注曰尙方鑄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中尙署又漢制尙方主作御刀劍○鐔音澤又音尋

及取官錢私假徭役吏

師古曰假請願貸也

及治飾軍甲三百萬以上於

是望之劾奏延年上僭不道事下公卿公卿皆助望之延壽竟坐

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

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

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陽城繆侯德薨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

有志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德常持老子

知足之計爲宗正時妻死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

盛滿也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劾其罪免爲庶人屏居山田光

聞而恨之

以御史不知己意

復召爲宗正地節四年以行謹重可師封侯

德寬厚好施生

好施生者既好施而又好生也

每行京兆尹事多平反罪人家產

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飲食曰富民之怨也初淮南王安招致

方士作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黃金之術德在武

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德子更生幼而誦讀以爲奇至是帝復興

神仙方術更生時爲諫大夫獻其書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

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

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置嗣

上不聽賜諡曰繆而令其子安民嗣侯安民既嗣封上書入國戶

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才令得減死

五鳳二年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 車騎將軍韓增薨增世

貴幼爲近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爲人寬和自守以溫言遜辭承上

接下無所失意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月以將軍許延壽爲

大司馬車騎將軍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蒲望之意常輕吉上

由是不悅丞相司直繇延壽繇音妻奏云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

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

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

侯年甯得父我耶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吏自給車

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吏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益

凡十萬三千使其吏爲家買賣而吏以其私錢增益之川謂望之也請逮捕繫治秋八月壬

午詔左遷望之爲太子太傅以太子太傅黃霸爲御史大夫 詔

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卽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督樓頭亡歸漢車黎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邀累烏厲溫敦累音雷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溫敦爲義陽侯師古曰呼邀累其官號也考異曰宣紀呼邀累單于帥眾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耆單于子左大將軍率眾降侯義陽侯烏厲溫敦以匈奴呼邀累單于率眾降侯此卽屈與敦也未嘗爲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 是時李陵子復立烏

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累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自立爲閼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 元光祿勳平通侯楊惲爲庶人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名顯朝廷以告霍氏事封侯爲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物給文書乃得出沐名曰山郎貧者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漢法凡三署郎以上入直中者十日一賜沐得休一日有疾則賜告得在家養病病滿三月而不愈則免官今郎官既以入錢得出沐則貧者無錢可入不得出沐惟以病日多少進出沐之數積而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計之遂有歲餘不得出沐者 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爲中郎將移文大司農以官錢給用而罷山郎山材用之所出故取名焉其疾病休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輒



奏免而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郎官化之莫不自勵宮殿之中翕然稱之由是擢爲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與惲惲盡分給後母昆弟再受貲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人有上書告長樂罪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曰惲上書訟韓延壽郎中郎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

脛脛直貌也

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

銜寢數者也

李奇曰眞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正坐銜寢數自妨故不得入穴也師古曰寢數戴器也

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寢數薦之今賣白園餅人所用者是也

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

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

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

之異也漢史記勝所書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晏謂漢史為春秋失之事下廷尉廷尉王定國奏憚怨望為詆惡言大逆不道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憚長樂為庶人考異曰宣紀十二月楊惲生前為望大逆不道要斬荀紀因而用之惲傳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又因日食之變惲馬援佐成上書告惲罪下獄死又惲稱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按百官表惲以神爵元年為光祿勳五年免職長樂亦以其年為太僕五年免杜延年以五鳳三年六月辛酉為御史大夫又按蕭望之傳使光祿勳惲策免望之其事在今年八月惲舊為光祿勳至四年四月乃有日蝕之變蓋惲以今年十二月免至四年乃死宣紀誤也

丙五鳳三年春正月癸卯博陽定侯丙吉薨吉字少卿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書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輒與長休告終無所案驗或以為言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自是公府不案吏遂為故事吉馭吏嗜酒數遺蕩嘗

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請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  
使此人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此馭吏邊  
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馳來馭  
吏因隨驛吏至公車刺取知虜在雲中代郡還歸府見吉白狀因  
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  
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  
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猝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  
憂邊思職吉乃歎曰士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向使不聞馭吏言  
何勞勉之有吉嘗出行逢羣鬪者死傷橫道吉不問前行逢人逐  
牛牛喘左右吐舌吉止駐使吏問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  
失問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放竟丞相課其

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細事非所當於道路間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人以爲知大體吉病篤上自臨問吉薦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後三人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

班固贊曰古之制名必由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脩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于禮讓覽其行事豈虛厚哉

二月壬辰以黃霸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于治

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飛集丞相府

蘇林曰今虎賁所舊鵲也師古曰鵲說非也此鵲有

芬字本作鵲此通用耳鵲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虎賁所舊也武賁鵲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鵲死不止故用其羽飾武臣首云今時俗所謂鵲鵲者也言易鵲以為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鵲曰鵲見丞

非此鵲雀也○鵲音易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

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

者為一輩先上殿

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余據鄭元月讀杜洪司徒府有

天子以下大會殿後漢之司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徒府則前漢之丞相府也

者在後叩頭謝丞相口雖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

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

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

師古曰曰臣問上計長

吏守丞以興化條

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

皇天報下神爵後知從

臣做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做

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

恐羣臣莫敢白其事也

而長吏守丞畏丞相

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

誦古曰不雜為淳以水澆之則味漓散樸

太實也刺之散也

竝行偽貌有名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

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

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

軼過也

非細事也漢家承

做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

明飭長史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

人郡事皆以法令為檢式

檢局也

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好名

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做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

飭如做指意霸甚慚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

樂陵縣屬

平原郡史高者帝祖母史良娣兄恭之長子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

官罷久矣

尚書奏少府成帝建始四年增置爲五員自文帝罷太尉官至景帝以周亞夫爲太尉尋罷至武帝以田蚡爲

太尉罷後

不復除授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

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

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

師古曰乃得免

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三月

上幸河東祠后土減天下口錢赦天下殊死以下

六月辛酉以

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延年以其父周嘗爲是官居父官

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

者廣陵厲王胥使巫李女須祝詛上求爲天子

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事

覺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

五鳳四年春，晉知不免，置酒召太子及他子女會飲。令所幸姬妾鼓瑟歌舞，王自歌曰：「黃泉下兮，淵深人生要死，何爲苦心？」又曰：「蒿里召兮，郭門閤死，不得取代。」厝左右更涕泣奏酒至，鷄鳴時罷，遂自殺。  
何奴單于稱臣遣弟右谷蠡王入侍  
考異曰：按何奴傳，呼韓邪稱臣，卽遣其妻渠堂入侍，事在明年。時何奴有二單于，不知此單于爲誰也。余按通鑑，條班紀而書此事，又參考何奴傳以明其異。  
以邊塞亡寇滅戍卒什二。  
初，耿壽昌奏立常平倉行之五年，民甚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楊

惲旣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誠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晡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



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不意當復用此爲

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

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出家作苦歲時伏臘釋名曰伏者

日也金畏火故三伏皆庚日毛晃曰烹羊炰羔薛古曰炰羔炙肉

夏有三伏冬有臘故稱歲時伏臘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

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應劭曰缶瓦

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卽今之盆類也李斯上秦王書云擊甕叩其

缶彈箏搏箏而歌呼烏烏快耳者眞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其

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治田曰田詩曰無

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燕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

喻百官也言豆貞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在野喻己見放棄也其

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謂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

去說也師古曰其豆莖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

去去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天西河魏土

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標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

頃者是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

習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又惲兄子安平侯惲兄忠

安平侯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謂惲有發霍氏且復用惲曰有

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諱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

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

過如淳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佐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

按驗得所予會宗昔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

徙酒泉郡譚坐兒爲庶人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元成

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蓋

韓楊之死皆不厭眾心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

議賢議能周官小司寇之職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鄭元註曰賢謂有德行者能謂

有道藝者鄭取曰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

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

死乎楊子以韓馮翊之愆齎為臣之自失楊子或問臣之自失曰韓馮翊之愆龍趙

京兆之犯魏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

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匈奴閼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遂

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郅支都單于庭

戊甘露元年以甘露降紀元說文露潤澤也五經通義和氣津凝為露也蔡邕月令曰露者陰之液也春正月

行幸甘泉郊泰畤楊惲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

不宜處位上惜敝材獨寢其奏不下敝使掾絮舜有所案驗

絮姓也舜

其名○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敝聞舜語卽部

吏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敝使主簿持教告

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己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曾立春行冤

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敝教

師古曰編聯也聯之于掌前也

自言使者使者奏

敝賊殺不辜上欲令敝得自便卽先下敝前坐楊惲奏免爲庶人

敝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

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敝敝身被

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而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

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

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掾絮舜舜本臣敝素所厚吏數

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

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在法以誅之臣敝賊殺不辜鞠

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敝拜爲冀州刺史

冀州部魏

郃鉅鹿常山清河等郡廣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間等國考異曰荀

紀載是五鳳二年因楊惲事并致此僕也百官表敝以神爵元年

爲京兆尹八年免卿傳云爲京兆九歲免敝到部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

而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劉調等通行爲之喪喪吏逐捕窮窘

蹤迹皆入王宮敝自將吏卒圍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椳

中敝皆捕格斲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王坐削戶敝

居部歲餘盜賊屏迹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

刑繩下常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

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

達時宜風俗通曰儒者風也管其區別古今居則玩聖哲之辭而動則行典藉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言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光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

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

王室者則謂之霸

庭直也不庭不直也一說以諸侯不朝為不庭

其所以行之也皆本

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顯名位有尊卑德澤有

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

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

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

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

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耶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哉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淮陽憲王好法律

淮陽王欽上太子也

聰達有材王母張婕妤尤幸上由是

疏太子而愛淮陽憲王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憲

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

事見

二十四卷本始三年

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元成爲淮陽中尉以元成嘗讓

許於兄

事見二十五卷元康四年

欲以威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匈奴呼韓

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

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

上氣力而下服役

謂古日以服役于人爲下

以馬上戰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

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

鄧支兄也呼韓邪弟也

雖

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

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

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

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復取

且鞮侯單于呼韓邪之曾祖也

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

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

銖婁渠堂入侍

銖婁音殊閭

鄧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二月丁巳樂成敬侯許延壽薨

夏四月黃龍見新豐

丙申

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

烏孫狂王復尙楚主

解憂生一男鴟摩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



侯任昌至烏孫

侯衛侯也爲和意之副

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

遂謀置酒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

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

赤谷城烏孫國都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數月都護

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

金帛因收和意昌係瑣

係瑣卽今云鎖索也

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初肥

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

其山在烏孫之北也○翎音翁

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

立爲昆彌是歲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燉煌通

渠積穀欲以討之

時立表穿渠於卑犍侯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初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

楚主侍者馮嫫能史書習事

內習漢事外習西域諸國事也

當持漢節爲公主使

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

烏孫國官相大祿之下有左右

大將二人蓋貴人也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

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以自處帝徵

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

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元貴靡肥

王翁歸靡長男楚主解憂所生也事始上卷神爵二年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

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翎侯人眾漢復遣長羅侯將三校

屯赤谷因為分別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

然眾心皆附小昆彌為漢以兩昆彌憂勞張本

己甘露二年春正月立皇子體為定陶王考異曰諸侯王表十月乙亥立今據宣紀

詔赦天下減民算三十珠厓郡反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

兵擊之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杜延年以老病免五月己丑

廷尉于定國為御史大夫 秋七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 冬十

二月上行幸黃陽宮屬玉觀 應劭曰黃陽宮在鄠秦文王所起伏

因名焉在扶風李奇曰屬玉音鸞鸞其上有此鳥因以為名 晉灼曰屬玉水鳥似鸛鵒以名觀也。黃音倍鸞鸞音岳蜀

營平壯武侯趙充國薨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

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匈奴呼韓

邪單于歟五原塞 師古曰歟叩也按班志漢五原郡即秦九原郡

治和陽別有五原縣宋白曰漢五原故城在今

勝州榆林縣 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

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

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

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

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 馬絡曰羈牛韉曰羈

言其在羈縻待之若

馬牛然取焉靡不絕而巳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書曰戎狄荒服師古也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祚流於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宏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之詩也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國語祭公謀父曰蠻夷要服戎狄荒服不王則修德于是義不貢告不王于是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僧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

時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郡

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後至長安也

甘露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

朝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

黃金璽盤綬白虎通衣者腰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蔽也師古曰璽古仄字及草名也以長染綬亦諸侯王之制

也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孟康曰玉具劍標首鐔齒盡用玉為之也師古曰璽劍口有橫出者

也衛劍鼻也劍字本作彘其音同耳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

一放所放也今則槩戟十師古曰槩有衣之戟也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

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襲為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

也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

長平師古曰道引也如痛曰長平阪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

阪上自甘泉宿池陽宮池陽縣屬左馮翊有離宮在焉上登長

平阪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令其左右當戶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

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

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

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余按武帝

光祿塞在延安府神木縣有急保漢受降城恐郅支來攻故請

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

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雞鹿塞在朔方詔忠

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

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

呼韓邪朝漢後咸尊漢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

人於麒麟閣麒麟閣在未央宮中法其容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

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圖畫功臣自此始梁邱姓也皆

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

仲山甫焉 鳳皇集新蔡新蔡縣屬汝南郡春秋蔡平侯自蔡徙此因名補註新蔡即今汝南府之廣甯縣

三月己巳建成安侯黃霸薨五月甲午以于定國為丞相封

西平侯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郡中為之生立祠

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

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遂

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掠治楚毒孝婦自誣服獄

具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殺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茭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于公後于公閭門壤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封侯傳世云以太僕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萬年沛郡人爲人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丞相丙吉病百官問疾吉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吉因而薦之遂代于定國爲御史大夫萬年嘗病召子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以爲不聽



晉言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

這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

制臨決焉乃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補註穀梁赤魯人與

齊人公羊高同受春秋于子夏初帝聞京房明易求其門人得梁邱賀以爲郎會

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劒挺墮地首垂泥中刃向乘輿

車馬驚于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

增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

元服入居郎閒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

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故近幸至是立其

易夏侯勝少孤好學從其叔父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

異後又事蒯卿蒯音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勝

以授兄子建建又別師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專門明經由是尙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冬至京師待之一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焉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都護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以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初烏孫王昆莫中子大祿大監皆將總焉餘騎後遂以爲官名又其國有大監二人漢許之其後段會宗爲都護乃招還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初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良人視八百

石曆比左庶長太子以爲然及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帝乃令皇后

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五人元城王政君與焉太子

朝皇后后乃見政君等五人微令長御問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

於五人者不得已于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

子又獨衣絳綠諸子長御卽以爲是皇后卽送入太子宫死是太

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見於丙殿

一幸而有身是歲生皇孫於甲觀畫堂如前曰畫堂堂名甲觀觀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

甲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太孫常置左右爲王氏漢漢張本

政君者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初賀以奉使不稱免自東平陵

徙魏郡元城之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元城郡東有五鹿之虛卽

沙鹿地也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

年友有聖女與共齊出乎今王翁孺來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而王氏本齊王建之後田齊之裔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至是而政君入宮生子

釋甘露四年夏廣川王海陽坐禽獸行賊殺不辜廢徙房陵

地節四年

立廣川王女海陽文之子也考異曰請侯表作汝陽宣紀景十三王傳作海陽今從之

冬十月未央宮宣

室閣火 是歲徙定陶王豈為楚王 匈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焉

元黃龍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

朝二月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兵弱降漢不能復自還即

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

地收兩兄餘兵

兩兄屠耆開振也

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

目漢書作自

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郅支聞漢出兵穀助

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

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

支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因北擊烏揭

堅昆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

里南至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三月有星孛於王良閣道營

日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驕房一星曰王良又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入紫微宮帝寢疾

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

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

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漢尚書職典樞機凡諸曹文書眾事皆由之自是之

後凡受遺輔政皆領尚書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

八即位卽位二十  
五年壽四十三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

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閒鮮能及之

師古曰咸者器之總

名也一日有盛爲機無盛爲器

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

亂推亡固存

師古曰尙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有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王

者如此國乃昌盛

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

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癸巳太子卽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蘇林曰皇后上官后

曰皇太后

宣帝黃龍元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七終